

他只认识你

四川·李柯漂

他喝醉酒摔了一跤,躺在病床上三天后才睁开了双眼。眼珠子鼓起像一对静止摇不动的铜铃。

妻子梅抱着他的身体摇晃,“彭三儿——彭三儿——,我是梅啊,你看看我吧。”他直挺挺地躺着,没有半点反应。

“彭三儿——,彭三儿——,我是你爸。”

“彭三儿——,彭三儿——,我是你妈。”

“彭三儿——,彭三儿——,我是……”病房里的所有至亲都喊了他一遍,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容不下所有的人。

医生说,他这种情况,除了鼻子还透着气,就是一个植物人。也就是说,他所有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在他脑海里统统归零。

妻子梅站在一旁傻了眼,哭诉着说,“他嗜酒,但酒量不行啊。”回过回头望着病床上的丈夫,

“你倒是开口说话呀,当天晚上是哪些朋友约你一起喝的酒,他们劝你多少杯酒哇。”

他的朋友圈大得很,酒桌上的朋友更是不计其数。妻子梅挨个打电话,所有朋友都众口一词,“那天晚上没有跟彭总一起喝酒。”

出了这档子事,谁都怕担责。梅更不知道是在哪家店里喝的酒,是警察在马路边发现他,把他当酒疯子送到医院的。

当年,他靠做煤炭生意发了财,兜里有了钱,身边就多了些酒友。妻子梅就是他在酒桌上认识,是酒友撮合而成的半路夫妻。梅年轻漂亮,活力四射。他的结交妻子娟儿跟梅比简直是霄壤之别。

眼下他成了植物人,娟儿倒是很平静,十五岁的女儿说什么也要去看看她亲爸,她的生活费一直都是他在供给。一家人围着病床转,娟儿拉着他的手,“彭三儿——,彭三儿——,我是娟儿,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他的双眼仍然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眼角处掉下两行泪来。



安徽·杨中勤摄

恋

椰子树

广东·李明刚

几乎弯成九十度角
树干的顶部,以及几串椰果
顽强地举向蓝天
老者拉动鱼钩的时候
一颗成熟的椰果掉落海里

老者取出钓钩上的鱼
抛回大海
他伫立海边
望着渐飘渐远的椰果
站成一棵椰树

油菜花

安徽·高峰

有的占据人家的堂屋
有的开在过去的厨房
有一处贴着白瓷砖的残墙上
还悬挂一朵干花似的生锈的花洒

仿佛突然从四散的人群中
把我喜欢过的那个人又拉回来了
让她再享用一次幸福的油菜花浴
那油菜花香里
似乎掺杂了洗发水和沐浴露的味道

独坐敬亭山

安徽·蒋华

敬亭山看着你
清空了体内的名利
落叶和灰尘

没有清空的
是天上的
那片白云

谷雨

安徽·俞晓东

今天是春天最后的节日
饮尽一杯清茗
带着淡淡的香
在嗡嗡嗡嗡的欢呼中
我裹挟着不忍离去的花尘
把一切看轻

天洗净自己的脸
从不打扮的性情
在这一刻
把爱的光辉
给予万物
给予永恒的生存与不争

海上月

安徽·何桂桂

如今,只有我一人
仰望星空
翻阅着海上月划过的痕迹
是谁曾经说过:

月亮沉到海里,我们便要启程
而始终没能走向归途……

砚台,我的父亲

河南·诸葛慧静

父亲,你爽朗的笑是我幼年的糖果
直到现在我还需要这种笑
我不想长大,像墨水和毛笔都想赖
在砚台里
任母亲怎么催促也不愿出来
可是我真的需要独立出来了

你的胸怀还在,你随时随地都能接纳我
我再回来
父亲,有你在,就是低到尘埃
你也会把我捧着

到春天里去

湖北·张艳

我希望到春天去
感受那些吐绿的呼吸
放眼的蓝
那些被簇拥的香

还有撒落在人间的花瓣雨
柔软美丽,热烈又寂寞
我希望成为春天的一份子
奔赴一场春的盛宴

一个老者
来到海边垂钓
他身边那棵椰树
在微风中一动不动
椰树向海弯曲的树干

大寺巷棚户区拆迁之后
春天来了
残垣断壁的废墟上
开满了野油菜花

你想把它搬到诗中。清空了
敬亭山的风雨。鸟鸣
和繁文缛节的枝蔓

感谢春光
在芬菲将尽
把我送入最喜欢的季节
我喜欢简单
套一件薄衫
走进自然

从前我们静静地坐在月光里
听浪花拍打着沙滩
海风伴奏的《春江花月夜》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月与诗

我尚未遇到一块上等砚台
或是我没有去选一块上好砚台
唐白居易诗云:“椿寿八千春,槿花不
经宿。”宋杨万里诗云:“泛以东篱菊,
寿以漆园椿”,都是吟赞千古长椿、经
年不老的意思。

再过几天,就是春天了
我希望我与冬天告别之前
将那些寒冷的疼、冰凌的痛
用一场大雪掩埋掉

年少不知“椿”滋味

安徽·赵延文

小时候,我家屋前屋后有好几棵香椿树,每年早春,香椿树头就长出一簇簇的嫩头,每簇约有七八上十枝,暗红色的茎和叶,光泽鲜亮。嫩头长到六七公分时,父亲就会将其摘下,于是饭桌上就多了一道菜,或香椿头拌豆腐,或香椿头炒鸡蛋,家有酒时父亲就斟上两杯,自斟自饮,很是惬意。母亲不吃,说味道冲人,而我也觉得这味道怪怪的。我关心那被剃了“头”的树,时不时的去瞧瞧,看看有没有死去,或再长出新芽来。

香椿树在乡下是极常见极普通的,庄前屋后,田埂上,大多生长在那不起眼的地方。它没有白杨、榆树那么高大,瘦瘦弱弱的,既不挺拔美观,也不是做家具的料,有时还被拾薪者一刀斩去,成为柴火。我觉得香椿是树类的“丑小鸭”,母亲不待见它,我不待见它,只有父亲,春天来时就会围着香椿树转转,我知道,父亲是贪恋春天树上的那份口福。

谷雨前后,母亲开始在菜园里种辣椒、西红柿、菜瓜等秧苗,菜园里有大蒜、莴笋、芹菜和一茬茬割不完的韭菜,有时母亲也捡些地脚皮,采些青蒿,地脚皮炒春韭,青蒿做粑粑,但只要父亲在家,母亲的菜篮里总是少不了香椿头。有时吃不完,就腌制成小菜。香椿头是时令菜,“雨前香椿雨后笋”,也就是二十来天可以吃,过了这些日子,嫩枝嫩叶就变成了枝叶,要吃则要等到来年了。

有次我从野外摘些香椿头回来,父亲看了说,这里面有臭椿呢,原来椿树还有香椿和臭椿之分。父亲说,香椿的叶子油性大,泛红,味香,臭椿的叶子没油性,泛绿,味臭。父亲将臭椿叶挑出来,叫我闻闻香椿,再闻闻臭椿,果然香椿醇香,臭椿异臭。父亲还带我找到臭椿和香椿作了辨别,臭椿皮光滑,香椿皮粗糙,我就奇怪了,应该香椿皮光滑臭椿皮粗糙啊!

在我的家乡赵大塘,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栽有香椿树,树体不大,也有个别高大些的,香椿头要用竹竿挑下来。谷雨前后,家家吃香椿,和三

月三吃蒿子粑粑一样,既成习俗。香椿适应性强,耐干旱、耐严寒、耐瘠薄、耐盐碱,很少感染虫害,默默无闻,只要到了春天就会发芽。赵大塘人享受着自然的馈赠,桑麻稻黍,四时果蔬,耕耘不歇,享之不竭,同时也在春天中孕育着一代代后人。

自从父亲叫我吃过一次香椿后,我渐渐地接纳了香椿,后来参加工作也在城区,生活习性一如既往。随着年龄增长和岁月变迁,愈发喜爱上了香椿,雨前椿、雨后笋、明前茶、三月三蒿子粑粑已然成为每年春季最美好的享用和期待。但是香椿吃期短,三周过后并变成树枝树叶,所以未免有惜春、伤春之感叹,乃至有人生苦短之感怀。

久居城市,所见所吃的香椿大都来自农贸市场,许多香椿都是人工培植,成了“大棚蔬菜”,再也没有小时候犹如父亲在庄前屋后采摘香椿的那种渴望和喜悦。有时清早看到楼下有大爷大妈卖香椿,我就会买一点,我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香椿,是经过春风化雨才长出来的,吃起来会有春天的味道。有些东西在城里已经变味,但保存在记忆里、传承在文化里、流淌在血脉里的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现在城里也可以见到香椿,但大多作为优质园林植物,也不给采摘,失去了寓意和天然乐趣。香椿在乡下,常常一棵变成两棵、三棵,或长成一大蓬,它与石榴、萱草、桂树等,被看成是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象征。唐白居易诗云:“椿寿八千春,槿花不经宿。”宋杨万里诗云:“泛以东篱菊,寿以漆园椿”,都是吟赞千古长椿、经年不老的意思。

一次看见人家有“椿萱并茂”的匾额,不解其意,上网一搜,方知以椿树和萱草的茂盛比喻父母健康长寿。椿借指父亲,萱为忘忧之草,借指母亲。椿,以八千岁为春秋,而我的父母刚到六十就仙逝了,至今已二十多年矣。高堂之上,父母不在,子女未能尽孝,真是人生一大憾事!